



記

廣德湖記

鄞縣張侯圖其縣之廣德湖而以書并古刻石之文遺
 予曰顧有紀蓋湖之大五十里而在鄞之西十二里其
 源出於四明山而引其北為漕渠泄其東北入江凡鄞
 之鄉十有四其東七鄉之田錢湖溉之其西七鄉之田
 水注之者則此湖也舟之通越者皆繇此湖而湖之產
 有鳧雁魚鱉菱蒲葭茨葵蓴蓮芡之饒其舊名曰鷺脰
 湖而今名大曆八年令諸僦舟之所更也貞元元年刺
 史任侗又治而大之中元年民或上書請廢湖為田

任事者左右之為出御史李後素驗視後素不為說民
以得罪而湖卒不廢刺史李敬方與後素皆賦詩刻石
以見其事其說以謂當是時湖成三百年矣則湖之興
其在梁齊之際欤宋興淳化二年民始與州縣置吏盜
湖為田久不能正至道二年知州事丘崇元躬被治之
而湖始復轉運使言其事詔禁民敢田者至其後遂著
之於一州救咸平中賜官吏職田取湖之西山足之地
百頃為之既而務益取湖以自廣天禧二年知州事李
夷庚始正湖界起隄十有八里以限之湖之濱有地曰
林村砂末曰高橋隄臺而其中有山曰白鶴曰望春白
大平興國以來民負取之夷庚又命禁絕而湖始復天

聖景佑之間民復相率請湖為田州從事張大有案行
止之而知州事李照又言其事報如至道詔書照以刻
之石自此言請湖為田者始息而康定某年縣主簿曾
公望又益治湖至張侯之為鄞則湖久不治而七鄉之
農以旱告張侯為出營度民田湖旁者皆喜願致其力
張侯計工賦材擇民之為人信服有知計者使督役而
自主之一不以屬吏人以不擾而咸勤趨於是築環湖
之隄凡九千一百三十四丈其廣一丈八
尺而其高八尺廣倍於舊而高倍於舊三之二鄞人累
石墜水闕其間而高以木視水之小大而閉縱之謂之
碶於是又為之益舊碶為碶九為埭二十隄之上植榆

柳孟嘗摠為三苗一百又曰其餘材為二亭於隄上以
休而與望春白龍之山相直因以其山名之上為廟一
以祠神之主此湖者一以祠吏之有功於此湖者以庶
寧元年十一月於後而以明年二月卒事其用民之力
八萬二千七百六十有二工而其材出於工之餘既成
而田不病旱舟不病痼魚雁芡葦果蔬水產之良皆復
其舊而其餘及於比縣旁州張侯於是可謂有勞矣是
年予通判越州而越之南湖久廢不治蓋出於吏之因
循而至於不知所以以為力予方患之觀廣德之興以數
百年危於廢者以矣絲髮有人故益以治蓋大曆之間
溉田四百頃大下八百頃而今二十頃矣則人之存亡

政之廢舉為民之幸不幸其豈細也欤故為之書尚俾
來有知毋廢前人之功以永為此邦之利而又將與越
之人圖其廢也張侯名詢字子堅以材聞去而為長興
兩浙路常平廣惠倉兼管句農田差役水利事方且用
於時云

齊州二堂記

齊濱濼水而初無使客之館使客則常發民調材木為
舍以寓去則徹之既費且陋乃為徙官之廢屋為二堂
於濼水之上以舍客因考其山川而名之蓋史記五帝
紀謂舜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作什器於壽丘就時於
負夏鄭康成釋歷山在河東雷澤在濟陰負夏衛地皇

南謚釋壽立在魯東門之北河濱濟陰定陶西南陶立
亭是也以子考之耕稼陶漁皆舜之初宜同時則其地
不宜相遠二家所釋雷澤河濱壽立負夏皆在魯衛之
間地相望則歷山不宜獨在河東也孟子又謂舜東夷
之人則陶漁在濟陰作什器在魯東門就時在衛耕歷
山在齊皆東方之地合於孟子按圖記皆謂禹貢所稱
雷首山在河東鳩水出一焉而此山有九號歷山其一號
也子觀虞夏書及五帝紀並舜娶堯之一女媪居鳩水
新歷山蓋不同特而地亦當異世之好事者媪因鳩水
出於雷首遷就附益謂歷山為雷首之別號不考其實
矣由是言之則圖記皆謂歷山之南山為歷山舜所耕處

故其城名歷城為信然也今樂上之北堂其南則歷山
也故名之曰歷山之堂也圖泰山之北與齊之東南諸
谷之水西北匯于黑水之灣又西北匯于拍崖之灣而
至于渴馬之崖蓋水之來也衆其北折而西也悍疾无
甚及至于崖下則泊然而止而自崖以北至于歷城之
西蓋五十里而有泉湧出高或致數尺其旁之人各之
曰鈞突之泉齊人皆謂嘗有棄糠於黑水之灣者而見
之於此蓋泉自渴馬之崖潛流地中而至此復出也鈞
突之泉冬溫泉旁之蔬甲經冬常榮故又謂之溫泉其
注而北則謂之潦水達于清河以入于海舟之通于濟
者皆於是乎出也齊多甘泉冠於天下其顯名者以十

數而色味皆同以予驗之蓋皆濼水之旁出者也濼水
嘗見於春秋魯桓公十有八年公及齊侯會于濼杜預
釋在歷城西北入濼水自王莽時不能被河南而濼水
之所入者清河也預蓋失之今濼上之南堂其西南則
濼水之所出也故名之曰濼源之堂夫理使客之館而
辨其山川者皆太守之事也故為之識使此邦之人尚
有考也熙寧六年二月己丑記

齊州北水門記

濟南多甘泉名聞者以十數其醜而為渠布道路民戶
官寺無所不至濼濼分流如深山長谷之間其匯而為
渠環城之西北故北城之下疏為門以洩之若歲水漲

城之外流濼果集則常取荆菁為蔽納土於門以防外
水之入既弗堅完又勞且費至是始以庫錢買石僦民
為工因其故門象石為兩涯其深八十尺廣三十尺中
置石捷枿為二門高皆用木視水之高下而閉縱之於
是外內之水禁障宣通皆得其節人無後虞勞費以煇
其用工始於二月庚午而成於三月丙戌董役者僕備
庫副使駐泊都監張如綸右侍葉立馬監押伸懷德二
人者欲後之人知作之自吾三人者始也來請書故為
之書是時熙寧五年壬子也太常博士充集賢校理知
齊州軍事曾鞏記

襄州宜城縣長渠記

荆及康狼楚之西山也水出二山之間東南而流春秋
之世曰隰水左立明傳魯桓公十有三年楚屈瑕伐羅
及隰亂次以濟是也其後曰夷水水經所謂漢水又南
過宜城縣東夷水注之是也又其後曰蠻水酈道元所
謂夷水避桓溫父名改曰蠻水是也秦昭王三十八年
使白起將攻楚去隰百里立碣壘是水為渠以灌隰
楚都也遂拔之秦既得隰以為縣漢惠帝三年改曰宜
城宋孝武帝末初元年築宜城之大隄為城今縣治是
也而更謂隰曰故城隰入秦而白起所為渠因不廢引
隰水以灌田田皆為沃壤今長渠是也長渠至宋至和
二年久隳不治而田數苦旱

叔彘民田渠下者理渠之壞塞而去其淺隘遂完故渠
使還渠中自二月丙午始作至三月癸未而畢田之受
渠水者皆復其舊曼叔又與民為約束時其蓄泄而止
其侵爭民皆訟宜也蓋隰水之出西山初棄於無用及
白起資以禍楚而後世顧賴其利酈道元以謂溉田三
千餘頃至今千有餘年而曼叔又舉衆力而復之使並
渠之民足食而甘飲其餘粟散於四方蓋水出於西山
諸谷者其源廣而流於東南者其勢下至今千有餘年
而山川高下之形勢無改故曼叔得因其故迹興於既
廢使之源流與地之高下一有易於古則曼叔雖力亦
莫能復也夫水莫大於四瀆而河蓋數徙失禹之故道

至於濟水又王莽時而絕況於衆流之細其通塞豈得而常而後世欲行水溉田者往往務躡古人之遺跡不考夫山川形勢古今之同異用力多而收功少是亦其不思也欤初曼叔之復此渠白其事於知襄州事張瓌唐公公聽之不疑沮止者不用故曼叔能以有成則渠之復自夫二人者也方二人者之有為蓋將任其職非有求於世也及其後言棄竭者蠶出然其心蓋或有求故多詭而少實獨長渠之利較然而二人者之志愈明也熙寧六年余為襄州過京師曼叔時為開封訪余於東門為余道長渠之事而諉余以考其約束之廢舉予至而問焉民皆以謂賢君之約束相與守之傳數十年

如其初也予為之定著令上司
獨長渠之田無害也夫
汝陰始以書告之而是秋大旱
為州者之任故予不得
宜知其山川與民之利害者皆
夫作之所以始也曼叔
不盡以告後之人而又使之知
學士八月丁丑記
今為尚書兵部郎中龍圖閣直

徐孺子祠堂記

漢元興以後政出宦者小人狹
其威福相煽為惡中材
顧望不知所為漢既失其操柄
紀綱大壞然在位公卿
大夫多豪傑特起之士相與發
憤同心直道正言
分別是非白黑不少屈其意至
於不容而織羅鉤黨之
獄起其執彌堅而其行彌勵志
雖不就而忠有餘故及

其既歿而漢亦以亡當是之時天下聞其風慕其

義者人人感慨奮激至於解印綬棄家族骨肉相勉趨死而不避百餘年間擅疆大觀非望者相屬皆遂死而不敢發漢能以亡為存蓋其力也孺子於時豫章太守陳蕃太守黃瓊皆不就舉有道拜太原太守安車備禮召皆不至蓋忘己以為人與獨善於隱約其操雖殊其志於人一也在位士大夫抗其節於亂世不以死生動其心異於懷祿之臣遠矣然而不屑去者義在於濟物故也孺子嘗謂郭林宗曰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為緜緜不皇寧處此其意亦非自足於丘壑遺世而不顧者也孔子稱類而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

是夫孟子亦稱孔子可以進則進可以止則止乃所願則學孔子而易於君子小人消長進退釋所宜處未嘗不惟其時則見其不可而止此孺子之所以未能以此而易彼也孺子姓徐名禕孺子其字也豫章南昌人按圖記章水北逕南昌城西歷白杜其西有孺子墓又北歷南塘其東為東湖湖南小洲上有孺子宅彌孺子墓吳嘉味中太守徐熙於孺子墓墜種松太守謝景於墓側立碑晉永安中太守夏侯嵩於碑旁立思賢亭世世脩治至拓跋魏時謂之聘君亭今亭尚存而湖南小湖世不知其嘗為孺子宅又嘗為臺也予為太守之明年始即其處結茅為堂圖孺子像祠以中牢率州之賓屬

拜焉漢至今且千歲富貴埋滅者不可解數孺子不出閭巷獨釋思至今則世之欲以智力取勝者非惑歎孺子墓失其地而臺幸可考而知祠之所以視邦人以尚德故并采其出處之意為記焉

江州景德寺新戒壇記

江州景德寺戒壇作於熙寧九年某月某甲子其費出於太子成之出於寺之僧智暹壇成是初景德寺屋壞幾廢智暹慨然晝夜之勤凡二十年為佛殿三為屋若干區總費錢二十餘萬

年某月某甲子成於十賓客陳公諱巽其主而歲同天節度僧若干人以經營為已任不舍其門兩廊鐘樓與戒壇總智暹食淡衣粗所居屋

壞不自治所得於人惟資治其寺以其故人皆信服凡所欲為無不如志今年六十有七矣其經營寺事不懈如初而其疆力蓋有餘也余嘉其意故為之記云熙寧十年五月乙亥記

洪州東門記

南昌於禹貢為揚州之野於地志為吳分其部所領八州其境屬於荆閩南粵方數千里其田宜杭徐其賦粟輸于京師為天下最在江湖之間東南一都會也其城之西為大江江之外為西山州治所目城之面勢為門東西出其西門既新而東門獨故弊熙寧九年余為是州將易而新之明年會移福州又明年自福州被召還

京師過南昌視其東門則今守元侯既撤而易之元侯
以余為有舊於是州采請曰願有識余辭謝不能而其
請不懈蓋天子諸侯之門制見於經者不明學禮者以
謂諸侯之制有臯應路門天子之門加庫雉然見於春
秋者嘗有庫門有雉門見於孔子家語者嘗有庫門或
以謂褒周公康叔非諸侯常制其果然歟蓋莫得而考
也在雅之綿古公曹父徙宅于岐作為宮室門墉得宜
應禮後世原大推功迷而歌之其辭曰乃立臯門臯門
有伉釋者曰伉言其高也又曰迺立應門應門將將釋
者曰將將言其嚴正也則諸侯之門維高且嚴固詩人
之所善聖人定詩取而列之所以為後世法也今元侯

於其東門華陋興中不違於禮是可書也將求子之識
會予未至京師易中可明州元侯則使人於途於明州速
予文不已按南昌之東門作於淳化五年識於其棟間
者曰皇第六子鎮去用節度洪州管内觀察處置等使徐
國公元偓尚書戶部郎中知洪州軍州事陳象輿以籍
考之徐國公後封宣公王太宗第六子受命保茲南土實
留京師則作門者蓋象輿也至門之改作九八十有九
年元侯之於是役其木取於地之不在民者其工取於
役卒之美者其瓦甍金石髹彤黝堊之費取於庫錢之
常入者自七月戊子始事至十月壬子而畢既成而南
北之廣十尋東西之深半之而高如其廣於以出政令

謹禁限時啓閉通往來稱其於東南為一都會而後
蓋不及民也元侯名積中云又明年實元豐二年尚書
度支員外郎直龍圖閣曾鞏記

道山亭記

閩故隸周者已至秦開其地列於中國始并為閩中郡
自粵之太末與吳之豫章為其通路其路在閩者陸出
則阨於兩山之間山相屬無間斷累數驛迺一得平地
小為縣大為州然其四顧亦山也其途或逆坂如緣繩
或垂崖如一髮或側徑鉤出於不測之谿上皆石芒峭
發釋然後可投步負戴者雖其土人猶側足然後能進
非其土人罕不躓也其谿行則水皆自高瀉下石錯出

其間如林立如士騎滿野千里下下不見首尾水行其
隙間或衡縮螺絲或逆走旁射其狀若蚓結若蟲鏤其
旋若輪其激若矢舟汧汧者投便利劫失毫分輒破溺雖
其土長川居之人非生而習水事者不敢以舟楫自在
也其水陸之險如此漢嘗處其衆江淮之間而虛其地
蓋以其陘多阻豈虛也哉福州治候官於閩為土中所
謂閩中也其地於閩為最平以廣四出之山皆遠而長
江在其南大海在其東其城之內外皆涂旁有溝溝通
潮汐舟載者晝夜屬于門庭麓多桀木而匠多良能人
以屋室鉅麗相矜雖下貧必豐其居而佛老子之徒其
宮又特盛城之中三山西曰閩山東曰九僊山北曰粵

王山三山者鼎趾立其附山蓋佛老子之宮以數十百
其壞詭殊絕之狀蓋已盡人力光祿卿直昭文館程公
為是州得闢山嶽崮之際為亭於其處其山川之勝城
邑之大宮室之榮不下簞席而盡於四曠程公以謂在
江海之上為登覽之觀可比於道家所謂蓬萊方丈瀛
州之山故名之曰道山之亭闕以險且遠故仕者常憚
往程公能因其地之善以寓其耳目之樂非獨忘其遠
且險又將抗其思於埃壒之外其志壯哉程公於是州
以治行聞既新其城又新其學而其餘功又及於此蓋
其歲滿就更廣州拜諫議大夫又拜給事中集賢殿脩
撰今為越州子公闢名師孟云

越州趙公救苗

熙寧八年夏吳越大旱九月咨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
夫知越州趙公前民之未饑五言書問屬縣苗所被者幾
鄉民能自食者有幾當廩於官者幾人溝防構築可幾
民使治之者幾所庫錢倉粟可發者幾何富人可募出
粟者幾家僧道士食之美粟書於籍者其幾具存使各
書以對而謹其備州縣吏錄民之孤老疾弱不能自食
者二萬一千九百餘人以告故事歲廩窮人當給粟三
千石而止公歛富人所輸及僧道士食之美者得粟四
萬八千餘石佐其費使自十月朔人受粟日一升勿小
半之憂其衆相躁也使受粟者男女異日而人受二日

乏食憂其且流亡也於城市郊野為給粟之所凡五十
有七使各以便受之而告以去其家者勿給計官為不
足用也取吏之不在職而寓於境者給其食而任以事
不能自食者有是具也罷自食者為之告富人無得閉
糶又為之出官粟得五萬二千餘石平其價予民為糶
粟之所凡十有八使糶者自便如受粟又統民完城四
千一百丈為工三萬八千計其庸與錢又與粟再倍之
民取息錢者告富人縱予之而待熟官為責其償棄男
女者使人得收養之明年春大疫為病坊處疾病之無
歸者募僧二人為以視醫藥飲食令無失所時九死者
便在處隨救瘞之法廩窮人盡三月當止是歲盡五月
而聖事有非便文者公一以自任不以累其屬有上請者
或便宜多輒行公於此時蚤夜憊心力不少懈事細鉅
必躬親給病者藥食多出私錢民不幸罹旱疫得免於
轉死雖死得無失斂埋皆公力也是時旱疫被吳越
民饑饉疾厲死者殆半苗未有鉅於此也天子東向憂
勞州縣推布上恩人人盡其力公所拊循民尤以為得
其依歸所以經營綏輯先後終始之際委曲纖悉無不
備者其施雖在越其仁足以示天下其事雖行於一時
其法足以傳後蓋蒞泮之行治世不能使之無而能為
之備民病而後圖之與夫先事而為計者則有間矣不
習而有為與夫素得之者則有間矣予故采於越得公

所推行樂為之職其詳豈獨以慰越人之思將使吏之
有志於民者不幸而遇歲之蓄推公之所已試其科條
可不待頃而具則公之澤豈小且近乎公元豐二年以
大學士加太子少保致仕家于衢其直道正行在於朝
廷豈弟之實在於身者此不著著其荒政可師者以為
越州趙公救菑記云

元豐類藁卷第十九

南豐先生元豐類藁卷第二十

制詩

試中書舍人制誥三篇

特進觀文殿大學士除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

制門下錫之列壤額師寵於藩維申以榮名視官儀於
宰路所以褒隆舊哲優異宗工維今古之通規實邦家
之盛典宜無禮秩屬在耆英播告治朝用揚乎踰具官
某莊毅足以任重肅哲足以視身有能斷大事之明有
克勤小物之慎以察微之智練達人情以經遠之謀弥
綸國躰中外宣力左右納忠今方內靖嘉百揆攸叙助
朕致此時迺之庸位特次於上公職仍通於秘殿閱時

已父加命宜殊是用處以名城分建旄之寄屬均于台
袞極備物之恩榮於殿頭有功尊有德朕於崇獎近輔
之心可謂至矣親百姓撫四夷爾於將順朕志之義可
不懋哉尚躰眷懷往祗厥服

中書舍人除翰林學士制

左右侍從之官皆朕所訪問以獻納為職者也惟禁林
任親地密於夫經營庶務進退大臣未嘗不預咨詢非
獨治翰墨典訓辭而已故待遇之寵不與他學士比其
重如此非智能材諳技出一時豈稱公選某純明備繁
秉誼不回學有本原可以圖治躰文有師法可以代予
言是用擢於右垣使就茲位今字內嘉靖朝廷燕間朕
方明紀綱考制度以行之當世傳之將來夫能協爾衷
以輔朕志論思政理以著之謀猷潤色斯文以見於號
令待爾有當官之効以副予擢俊之心其往懋哉以承
厥叙

敕監司考覈州縣治迹詔

朕惟天之所以視聽者在民故朕之所以承天者以夫
民事為尤重夫能使吾民足於衣食安於作息無愁怨
嘆苦之聲有廉耻自重之誼者在夫州縣之吏而已朕
既擇人付以茲任而尚憂夫方域之廣生齒之衆吏或
不明不良不能究宣恩德使達于下開導群情使通于
上是以致使分部屬之刺督而考覈幽明甄別淑慝罕

能務稱其職朕方憲于先王以正百官之任使處其名
必效其實夫比群吏之治而謹其勸創固朕之所孜孜
而不敢怠也庶按之臣其躰朕意於夫治人之官審加
察焉使純明隋絜茲祥仁薦之吏無壅於上聞而曾庸
汗慢苛薄媮偽之人不能自匿庶夫事舉刑清和樂交
於內外風移俗易忠厚格於神明方虛朕心以觀汝效
賞罰有典誼無敢私其尚欽承朕言不食

曾肇轉官除吏部郎中左選

勅具官某尚書政本失其分職之日久矣朕紀官以實
而歸其常守故郎選甚高銓綜之司典領尤重尔以李
行材諳列職史筵宜進文階性祗厥叙朕方審覈幽明
而公於黜陟尚思勉勵以敏事功可

劉奉世吏部員外郎制右選

勅具官某尚書政本失其分職之日久矣朕紀官以實
而歸其常守郎於選部任屬尤重以爾閱試惟舊為吏
有方考擇於朝俾參厥叙朕方審覈幽明而公於黜陟
尚思勉勵以敏事功可

黃好謙戶部員外郎劉瑄戶部郎中制左曹

勅具官某田疇生齒之籍賦租課入之法郎於省闈典
領尤重邦之雋茂俾服厥官爾能敏於事功朕豈藉於
信賞可

王陵臣馬竑戶部員外郎制右曹

勅具官某耕斂補助之法濶防通塞之政即於首闈典
領尤重邦之舊茂俾服厥職爾能敏於事功朕豈稽於
信賞可

劉摯禮部郎中制

勅具官某周書曰不惟其官惟其人則古今之正治官
得人固為急也儀曹之於郎位考擇甚精爾以學行器
能策名儒館宜升階等在祗厥服朕方明於賞勸以待
群吏之成爾尚懋于厥脩庶能康朕之事可

王子韶禮部員外郎制

勅具官某周書曰不惟其官惟其人則古今之正治官
得其人固為急也儀曹之於郎位副貳所屬考擇其精

爾以博學多聞冊名儒館宜升階等在祗厥服朕方明

於賞勸以待群吏之成爾尚懋于厥脩庶能康朕之事

潘良器兵部員外郎制

勅具官某朕高郎吏之選以進天下之材七兵之曹名
秩甚寵藉于有衆屬爾之能其尚懋于厥功朕方明於
賞勸可

胡援杜紘刑部郎中

勅具官某為郎君中時之妙選邦憲輕重典領惟艱朝
之雋良俾佐吾事夫刑期于無刑此朕志也尚思明慎
以稱厥官可

范子奇工部郎中高遵惠員外郎制

勅具官某宮室城堽程匠度材之事郎於隍部其選其
高詢求在廷爾材惟允朕方董百工而康度務爾尚勤
夙夜而能厥官可高遵魏殿云副

王祖道司封員外郎制

勅具官某封爵之恩施於內外所以親親尊賢國之典
也總領之任郎選甚高明揚爾能俾踐厥位朕方正名
以稽郡吏之治而議其勸懲爾尚起式以敏來効可

穆珣司封郎中制

勅具官某論功烈定勲級所以寵士大夫而勵其志也
主以郎吏禮秩甚殊僉曰汝能宜正厥序夫正名者固
將考其實也尚有信賞待汝計功可

蔡京范珣考功員外郎制

勅具官某計群吏之課而議其諫賞郎於天臺任屬尤
重維特髦士宜服寵名使辟以最允而功用興持汝能稱
其職可不勉哉可

陳向度支員外郎制

勅具官某財用多寡之教物產豐約之宜司度之曹典
貳為重爾惟幹敏宜服厥官夫能下寬齊民而上足經
費朕方勵精度政之日爾尚悉其猷為可

晁端彦金部員外郎制

勅具官某財用金寶有出納之政推衡度量有制作之
法司珍之任實典治焉僉曰爾材宜在茲位國有陵明

之典待爾善於其官可

韓正彥倉部郎中制

勅具官某倉庾賦之政祿廩調助之法其臺郎典領列於右曹為官擇人爾往惟允夫能善於其職固將爾之勞可

趙令鏐祠部郎中制

勅具官某禮莫大於祭是事神者人道之極也祠曹所領躬莫重焉爾惟精明宜服厥位其思任職以稱予奉天地宗廟兢兢之意焉可

徐禧御史中丞制

朕正名以定群臣之位辨位以責厥務之實矧風憲

之官紀綱所屬曷可以不明其任哉具官其強敏仁慕學通古今擢典訓辭遂持邦法宜專分職以應新書是用撥自右垣仍其階品俾爾納忠宣力得壹意於中司以董齊百工而肅正內外庶余之作則更制罔或不度在爾懋哉知其所守可

何洵直文及甫大常博士制

勅具官某奉常禮樂所出博士議論之官爾以藝文列於冊府宜升階品往祗厥叔夫能撝經之說適今之宜不為曲學之阿爾尚薦於所守可

黃寔太常博士制

勅具官某奉常禮樂所出博士議論之官爾以能聞朕

用分命夫能據經之說適今之宜不為曲學之阿爾高
萬於所守可

趙君錫宗正丞制

勅具官某公室遠近之屬譜錄攷序之政主以列卿不
用他族蓋自漢始迄今循行丞於厥官參贊為重爾辭
學之敏列職書林宜進文階往祗厥服夫睦九族以刑
萬邦此朕志也爾尚懋于厥守庶以承朕之仁可

劉蒙御史臺主簿王子琦太常寺主簿制

勅具官某吏之有屬所以相成勾稽簿領之書交修官
守之事往從憲府尚懋爾勞王子琦可府作

鐸張崇翟思邵制太學博士制

勅具官某博士列於成均以講教為任爾以經明選用
往服厥官蓋尊其所聞以誘率學者汝之守也其尚起
哉可

林希著作佐郎制

勅具官某麟臺著作之貳郎以詞學為之爾敏於精思
又游書觀宜遷階品往服厥叙屬爾以文章之選其美
下獎遇之恩可

邢恕校書郎制

勅具官某典校秘藏之書旁求儒學之士爾易於經史
意無忘砥礪之勤可

李常太常少卿制

勅具官某禮樂精微之致所以格上下而諧人神奉常
貳卿典領甚重爾聰明敏達久列書林宜進文階往就
茲位其務稱于厥職使節人心而和人聲者庶有得焉
非獨在於俯仰鏗鏘而已茲為朕志爾尚欽承可

錢暄光祿卿

勅具官某酒醴膳羞之具以供宗廟朝廷之用典領之
任位在列卿宜得其人俾服子采爾明習吏事勞閱有
聞選於僉言俾踐厥職尚其祗飭無曠爾司可

楊汲大理卿王交韓晉卿少卿制

勅具官某參理折獄之事主以列卿其選甚重爾練習
吏治閱試惟舊廷尉之選妙斷疑獄是用屬汝尚思明

慎以稱朕恩可

陳睦鴻臚卿

勅具官某傳聲贊導之官所以賓接四方之使客位在
九列禮秩甚隆正名之初考擇惟慎爾以辭學材諳列
職史筵宜進文階往承厥序尚其祗飭以服朕恩可

燕正臣董誥司農少卿制

勅具官某田畝稼穡之政倉庾委積之事典領之任秩
亞列卿官儀之新考擇惟慎爾明習吏治勞閱有聞往
戴大農是惟高選尚其祗飭無曠厥司可

賈青太府少卿制

勅具官某九賦頒受之政百貨貿遷之法典領之任位

次列卿肇正官儀考擇惟慎爾明習吏事閱試惟舊在
共厥服汝惟克諧其躬朕息尚思祗飭可

李立之范子淵都水使者制

勅具官某川澤河渠之政津梁舟楫之事置使典領禮
秩甚隆正名之初考擇惟慎爾明習吏治勞閑有聞選
於在廷俾踐厥職尚其祗飭無忘訓辭可

黃莘職方員外郎制

勅具官某四海九州之疆域山川風土之氣習載於圖
籍典以郎曹權爾之材俾副厥位夫能使方國遠近貫
利同而材用便在爾能知其守可不懋哉可

杜純大理正制

勅具官某折獄詳刑之事以所慎也正於理官恭贊為
重選於在列爾以材外聽察以情尚勤厥職可

李義內殿崇班制

勅具官某虞虞營屯之事積累歲月之勤序朝位於殿
廷尚益思於奮勵可

元豐類纂卷第二十一

制誥

左僕射門下侍郎王珪追封三代并褒制

曾祖永贈開府儀同三司

勅禮取其稱故位益尊則事其先者世益遠今予良勳
褒命其親得上至于三世求之於礼豈非取其稱哉具
官某曾祖某仁為慈祥畜德甚盛蓋其為積也厚則其
流澤也廣故能開相厥裔為時宗臣百辟是師王室是
輔推功原大肇基自爾顯揚崇寵茲惟舊章是用進爾
之階秩在第一尚其不昧服此茂恩可

曾祖母尹氏追封燕國太夫人

勅優禮大臣厚其寵數所以勸在位之功德而共成天下之治也宰相之任重矣尊榮光大上施于其三世豈不即乎人情而稱其位序哉具官某曾祖母某氏幽閒靜專躬蹈純德嬪于盛族壹彛是稱啓佑後人任國幾政流澤所自宜極褒崇追命之封列于大國光靈不泯尚服朕恩可

祖贊追封魏國公

勅天下之患乎上教有所自故上之仁乎下恩有所延其躰相成治道所出惟吾股肱之佐共任天下之重懸書寵秩施其祖廟所以慰其顯親之心稱其事君之美具官某明允純篤德業惟茂嘉訓不倦弥遠益彰維時

聞孫實輔子治念功原始宜極褒嘉庸建爾于上公俾

受國于全魏歿而尚有知也其服朕之厚恩

祖母立氏追封魏國太夫人

勅夫其先之畜德也厚則其裔之蒙澤也長故寵祿在其子孫則襲榮施其祖禰獎功錄善必揆所繇所以勸天下之心其家也具官某祖母某氏身蹈純行嬪于令人教行閨門自隱而顯惟予哲輔實爾慈孫贊厥所元宣有加命一作嘉全魏大國從夫之尊服此寵章尚綏爾後可

父準追封漢國公

勅朕敦求哲人以共大政隆名寵祿既俾集于厥躬褒

大推崇則又施其補而所以遂吾士臣欲顯其親之志而開示在位予一人尊獎近輔之心具官某父某村通世用行蹈天常德畜不施澤流及遠惟時有子為國宗臣亦聽萬機人望惟允慶所自出朕惟汝嘉昇蔽四方漢為最大受茲封土永裕爾家可

毋薛氏追封漢國太夫人

勅位有貴賤升降之等故禮有隆殺損益之差今輔子聽斷萬機之臣在師長百官之任蓋列於廊廟名秩既殊故追崇其親命數亦異茲惟故事其可易哉具官某毋某氏婦道以順毋儀以慈言為壺羹動應圖法能教其子為時宗工股肱朕躬王室是賴褒崇之典既隆名

勅漢惟大邦改進封號尚宜寬渥永祚厥家可

妻鄭氏追封楚國夫人

勅詩人之義君之夫人有委蛇之行河山之德然後在尊位備盛服從其夫榮可以為稱施於世教所以始人倫而出治道也具官某妻某氏泝茂桑明生于今族勳靜以禮協于經言相予宗三慎其內行曾不偕老永綏厥家湯沐之田既受方國有加進寵宜易新封尚其光靈服我休命可

中大夫尚書左丞蒲

孟追封三代并進封妻制

曾祖穎士贈太子

保

勅朕稽于古以正百官惟

書政本而左轄綱紀之司

廷登哲人俾極厥叙愍有
臣國之典也具官某曾祖甘
錫祚集其後昆總典中臺
爾尚維幽漠服此茂恩可
寵逮其重祖所以隆崇大
潛德西南在約弥勸流光
輔予治東朝二品是用命

曾祖母鮮于氏追封大寧郡太夫人

勅宗廟之數諸侯以五蓋以
然也今吾大臣追命及其二
官某曾祖母某氏作德於內
國論按圖考地俾定爾封甘
尚重者礼稱盛貴賤之節
以宜厥家啓相後人預蔽
尚
有知服茲寵號可

祖伸贈太子少傅

功人本手祖故吾加息近
獲榮其先至于累世豈不

緣人之情而制為命數哉
規矩流澤也遠有孫而賢
自朕惟汝嘉東朝之孤傳
祖母陳氏追封蜀郡太夫人
廷于中臺總國綱轄善有所
但為寵用貢幽宅尚其欽承可

勅世德之積者久則發於
襄榮其先非一二世而止
具官某祖母某氏泝慎恭
綱要蜀惟爾土以定新封
其如存膺此茂隆可

繼祖母朱氏封閬中郡太夫人

勅夫位以德并禮以位叙
進大臣而圖其先烈內外
命秩亦惟其宜所以使上下

之間公論惟允具官某繼祖母某氏婉嫕冲靜行享于家祚爾之孫興以輔朕西南上郡愍有褒封垂聲質書尚其不殛可

父師道贈太子少師

勅吾之大臣繇聰明材謂汝有爵祿之榮予有命書慰贈賁其考而所以稱其顯親之心慰其霜露之感位不次授厥惟故常具官某父某忠焉純明德履惟茂壯謀循政聲列在人積厚慶隆及子而顯特予左轄司國紀綱惟流有原開跡自爾宮師之貳名寵秩尊以告幽尚其抵服可

母陳氏追封穎川郡大夫人

勅人子之於其父母莫不有顯揚襲大之心惟任重秩尊得盡其志此隆名寵祿所以勸天下也具官某母某氏經德履善宜其家室錫義流祉在爾後人時予宗工任國綱轄陪京望郡俾之新封服我命書尚其不殛可

妻陳氏封河東郡夫人

勅朕接用天下之材以為共政之臣就位之初息數札秩所以尊榮光大之者上施其祖補而旁及於閭門蓋任屬之者重則褒隆之者其可以不異哉具官某妻某氏言容功德柔間懿恭嬪于△人休有華問惟時並輔遠秉國成相助之勤爾効殊顯改擇加郡登榮號名尚宜厥家永綏寵祿可

陸佃兼侍講蔡卞兼中書

勅朕於書無所不學於天下之事無所不攻而不敢自以為足故設置講辭之官使以朕於求多聞以建事之心可謂勤矣具官某好古知經宜在此位夫尊其所聞以懋厥職茲為爾守其尚志式可辭作詔

徐禧給事中制

勅有毀內之臣職在於平奏述詳命令糾其違者而止之覆其是者而行之至於決獄官人條陳法式之事莫不當攷察焉其任可謂重矣具官某以財進技興魏邦憲茲用推擇俾踐厥位惟情取不辭可以周閱讀惟忠

實不撓可以司論駁朕方觀爾之效爾尚慎於厥備可

鍾浚將作少監制

勅具官某繕脩興造程工督作之任不可不屬之其人位視九卿禮秩甚寵正名之始考擇惟慎爾以材應往貳厥官尚其祗承以允收拔可

蔡燁河東運判制

勅具官某分部而使雖以將漕為名然實在於揔庶務之子奪察群吏之能否參予任屬選授其艱以爾為能俾承厥序夫均通貨食使物有羨贏審覈幽明使入知勸畏茲為爾守其往懋哉可

供備庫副使董琰等十一人轉官制

勅具官某等西南之蠻恃阻且遠眺踰溪谷負詛于誅
王師鼓行舉其巢穴斬獲推陷爾預奏功第賞有差尚
惟祗服可

待制王堯臣知單州制

勅獲將之符額制一道使紀律明於士衆忠實紀於朝
廷然後為國藩垣能稱其位具官某統治晉陽宜知其
任而西伐之卒比有逋亡繼形奏陳皆以疾苦無直繩
肅下之誼有浮言罔上之迹雖付之刺督考驗甚明而
既更詔息法當貸爾俾仍近職往守偏州尚自省循茲
為薄責可

鄧忠臣母周氏封縣太君制

勅具官某母某氏爾子思臣有勞應賞顯更寵典以隆
爾封俾錫命書茲為異數尚惟祗服以稱茂恩可

杜常兵部郎中制

勅具官某朕為保五之公寓戰陣之教欲使兵與農合
庶幾先王之迹夏官之典實參典領以材擢爾性祗厥
序夫能獎誘服田之人以悅趨講武之政馴致有漸而彌
綸不疏惟無廢爾之勤可以承朕之志可

李士京韓宗文入理寺主簿制

勅具官李士京等察法行於一官勾稽簿領之事往祗
選用無懈厥修可

許懋兩浙運副制

勅具官某朕擇遣使者分部而治雖以將漕為稱然寔
總民政之舉措察吏屬之能否蓋連數十城之地舉而
屬之其選豈不重哉爾等訓練敏明宜服予采蓋爾之職
非止於督賦斂斷獄訟而已惟除苛虐擾可以使民遂
其宜惟務實去華可以信吏馴其行宣恩德而美風俗
待爾能善其官可不勉乎以祇朕命可

內發承制段綽等知州制

勅具官某州有兵民之寄而地在疆場之間則常擇用
材武之臣屬之守禦之任爾以能選往祇厥服尚思緩
靖以稱簡求可

宗室承操新婦王氏進封國夫人制

勅親愛之而欲其貴富朕於公族皆推是心寵數徽章
施於閨壺茲惟故事朕敢忘我具官某新婦某氏作合
宗藩躬有馴德啓茲全國用進爾封以致朕尊獎近屬
之恩尚懋爾服承休顯之稱可

宗室克懼復官制

勅具官某屬在近親享有榮祿以懋坐法亦既再期稽
于故常宜服位等勉思祗飭稱此茂恩可

李德明選郡團練使制

勅具官某環甲執兵人之重任賞信而速所以勸功爾
忠力武材稱于種落往殲醜類屢以捷聞爾之勞進
位二等益思奮勵以待異恩可

陳景華尚書省主事今史

勅其中臺政本主書事治文書亦不可不厲之其人爾
往懋哉皆仍舊秩可

折克行彭保轉官制

勅具官某朕惟羗之猖狂內相賊霍致大之罰爰命六
師開通道塗收復城聚摧堅獲醜爾功居多蓋夫軍賞
之行速則衆勸是用進爾之秩以激士心尚有不次之
息以待非常之効可

程嗣恭祖無煩程博又開封府推官制

勅具官某開封天下之取俗雜五方之民蓋巧偽繁興
獄訟滋出贊治之任攻理維艱以爾為能俾抵厥服夫

慈惠足以煦養惇弱剛嚴足以帖伏奸強然導民之方
尚有可識使風俗有以粹美而四方有以觀則往助爾
長其尚懋哉可

李憲武勝軍節度觀察留後制

勅王師西出土大夫皆奮力行陣有尺寸之功者朕無
不錄况議勞數實有大於此者其於信賞朕敢忘哉具
官某比自臨洮率衆躬將惟嬗醜虜恢復故疆鼓行羗
中屢以捷告故按閔閱朕用寵嘉批毀榮名便藩留務
兼是茂渥以獎爾庸其往茂哉益思來効可

李靖臣王存趙彥若曾肇轉官制

勅惟朕 祖乃成功盛德覆被天下固非文字可得而

名然史言無言國家之典上以紀先帝言動之迹下以
及群臣善惡之實傳之萬世宜有論次具官某以文學
選用與成信書朕惟汝嘉是用褒進尚其祗服以稱朕恩
李舜舉等轉官制

勅具官某朕惟先帝功德之殊宜見之方冊故詔擇儒
臣屬之論議而爾於其官次與有祗事之勤亦既書成
例當褒錄進升位等其尚欽承可

皇伯滕王第十六女封縣主制

勅具官某第十六女親在近屬生而懿柔宜開縣甸之
封以榮湯沐之號予惟惇序爾尚欽承可

元豐類意卷第二十一

